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儒林外史



名著恒久远

代代永相传

中国文史出版社

漢語大字典·中國古典文學名著

2000年經出版社文圖編委會審定，書名為《中國古典文學名著》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第1辑]

儒林外史

中國文史出版社

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林外史 / (明) 吴敬梓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2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第1辑·儒余芥庄编

ISBN 7-5034-1321-2

I. 儒… II. 吴…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5777 号

清·代·文·史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北京通州鑫欣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435 字数：1100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056.00 元

文史版图书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第一辑

1. 红楼梦（上）
2. 红楼梦（中）
3. 红楼梦（下）
4. 三国演义（上）
5. 三国演义（下）
6. 水浒传（上）
7. 水浒传（中）
8. 水浒传（下）
9. 西游记（上）
10. 西游记（下）
11. 醒世恒言（上）
12. 醒世恒言（下）
13. 警世通言
14. 喻世明言
15. 初刻拍案惊奇
16. 二刻拍案惊奇（上）
17. 二刻拍案惊奇（下）
18. 聊斋志异（上）
19. 聊斋志异（下）
20. 东周列国志（上）
21. 东周列国志（中）
22. 东周列国志（下）
23. 儒林外史
24. 官场现形记（上）
25. 官场现形记（下）
26. 儿女英雄传（上）
27. 儿女英雄传（下）
28. 莽海花
29. 老残游记
30.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
31.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下）
32. 镜花缘·续镜花缘（上）
33. 镜花缘·续镜花缘（下）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第二辑

- | | |
|--------------|-------------|
| 1.包公案 | 19.小五义（上） |
| 2.施公案（一） | 20.小五义（下） |
| 3.施公案（二） | 21.七剑十三侠（上） |
| 4.施公案（三） | 22.七剑十三侠（下） |
| 5.施公案（四） | 23.七侠五义（上） |
| 6.狄公案 | 24.七侠五义（下） |
| 7.海公案·蓝公案 | 25.英雄大八义（上） |
| 8.刘公案·李公案（上） | 26.英雄大八义（下） |
| 9.刘公案·李公案（下） | 27.英雄小八义（上） |
| 10.彭公案（一） | 28.英雄小八义（下） |
| 11.彭公案（二） | 29.仙侠五花剑 |
| 12.彭公案（三） | 忠孝勇烈奇女传 |
| 13.彭公案（四） | 30.绿野仙踪（上） |
| 14.百家公案 | 31.绿野仙踪（中） |
| 15.封神演义（上） | 32.绿野仙踪（下） |
| 16.封神演义（下） | 33.唐书志传通俗演义 |
| 17.隋唐演义（上） | 34.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
| 18.隋唐演义（下） | |

第三辑

- | | |
|--------------|-------------|
| 1.飞花艳想·梦中缘 | 幻中游 |
| 枕上晨钟 | 18.雪月梅传·写真幻 |
| 2.绿牡丹·霞笺记 | 19.春秋配·世无匹 |
| 3.锦香亭·蝴蝶杯 | 蝴蝶缘 |
| 铁花仙史 | 20.十尾龟 |
| 4.两交婚·平山冷燕 | 21.萤窗清玩·阴阳斗 |
| 5.梅魂幻·五美缘 | 双灯记 |
| 6.双美奇缘·温凉盏 | 22.女仙外史（上） |
| 7.听月楼·宛如约 | 23.女仙外史（下） |
| 玉楼春 | 24.金莲仙史·风流悟 |
| 8.侠义风月传·玉蟾记 | 疗妒缘 |
| 9.鸳鸯配·人中画 | 25.警寤钟·常言道 |
| 凤凰池 | 快士传 |
| 10.品花宝鉴（上） | 26.比目鱼·清风闸 |
| 11.品花宝鉴（下） | 水石缘 |
| 12.玉支玑小传·八段锦 | 27.醋葫芦·五色石 |
| 婆罗岸全传 | 28.醒世姻缘传（上） |
| 13.章台柳·林兰香 | 29.醒世姻缘传（中） |
| 14.终须梦·廿载繁华梦 | 30.醒世姻缘传（下） |
| 15.双凤奇缘·蜜蜂计 | 31.九尾龟（上） |
| 16.金云翘传·孤山再梦 | 32.九尾龟（中） |
| 定情人 | 33.九尾龟（下） |
| 17.双龙传·十二楼 | |

- 回18回
同林架
回19回
同林架
回20回
同林架
回21回
同林架
回22回
同林架
回23回
同林架
回24回
同林架
回25回
同林架
回26回
同林架
回27回
同林架
回28回
同林架
回29回
同林架
回30回
同林架
回31回
同林架
回32回
同林架
回33回
同林架
回34回
同林架
回35回
同林架
回36回
同林架
回37回
同林架
回38回
同林架
回39回
同林架
回40回
同林架
回41回
同林架
回42回
同林架
回43回
同林架
回44回
同林架
回45回
同林架
回46回
同林架
回47回
同林架
回48回
同林架
回49回
同林架
回50回
同林架
回51回
同林架
回52回
同林架
回53回
同林架
回54回
同林架
回55回
同林架
回56回
同林架
回57回
同林架
回58回
同林架
回59回
同林架
回60回
同林架
回61回
同林架
回62回
同林架
回63回
同林架
回64回
同林架
回65回
同林架
回66回
同林架
回67回
同林架
回68回
同林架
回69回
同林架
回70回
同林架
回71回
同林架
回72回
同林架
回73回
同林架
回74回
同林架
回75回
同林架
回76回
同林架
回77回
同林架
回78回
同林架
回79回
同林架
回80回
同林架
回81回
同林架
回82回
同林架
回83回
同林架
回84回
同林架
回85回
同林架
回86回
同林架
回87回
同林架
回88回
同林架
回89回
同林架
回90回
同林架
回91回
同林架
回92回
同林架
回93回
同林架
回94回
同林架
回95回
同林架
回96回
同林架
回97回
同林架
回98回
同林架
回99回
同林架
回100回
同林架

- 第23回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 (205)
 第24回 牛浦郎幸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214)
 第25回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 (223)
 第26回 向观察升官失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 (232)
 第27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 (241)
 第28回 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 (249)
 第29回 诸葛佑僧家遇友 杜慎卿江郡结姻 (258)
 第30回 爱少俊结友弹乐调 追汎流高金莫愁湖 (267)
 第31回 天长县酒店豪杰 嘴舌楼大醉高朋士 (276)
 第32回 杜少卿平居豪举 姜采文临去遗音尚 (285)
 第33回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迷街山烟友议礼 (294)
 第34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高弓进天子姻眷 (304)
 第35回 圣天子求贤诏书 庄征君辞归还家 (314)
 第36回 常熟县真儒先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 (322)
 第37回 祭先圣南康修礼 张春子西湖寻亲 (331)
 第38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富丽堂挟路逢仇 (341)
 第39回 萧云仙被逐明婚嫁 长少保奏请有根由 (350)
 第40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到苏探亲女 (359)
 第41回 庄濯江话归宿情形 沈琼枝到江都县任教 (367)
 第42回 公子姚鼐得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 中小公事 (376)
 第43回 野羊塘将军大演武 歌舞地首长助兴 (384)
 第44回 汤总镇成功归故里 余中经把酒问葬事 (392)
 第45回 故友谊代兄受过 讲学归回家塾房 (399)
 第46回 三山门遭人抢劫 武河县势利眼心古 (408)
 第47回 虞秀才重修武陵祠 严监生大病南归祠 (417)
 第48回 徽州府烈妇守夫 蒋伯祠遭贼感报、高大侠雪 (426)
 第49回 蕲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署占凤凰池 (434)
 第50回 假官员当街拍打 真义气代友求命 (442)

目 次

3

第1回

说墨子非儒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人生南北多歧路，將相神備，也要凡人做。百代興亡朝復暮，一江風吹倒拂柳梢。功名富貴先凭據，費盡心情，總把流光誤。酒酒，空杯沉醉去，水流東逝知何處。

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著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看得破的！

虽然如此说，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个崇山峻岭的人。这人姓王，名冕，在诸暨县乡村里住。老岁上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指，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看看三个年头，王冕已是十岁了。

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儿子，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只因你父亲亡后，我一个寡妇人家，真有出去的，没有进来的；年岁不好，柴米又贵；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当然的当了，卖的卖了；只靠著我替人家做些针指生活等来的钱，如何供得你读书？如今没奈何，把你雇在同整人家教书，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你又有饭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

王冕道：“娘说的是。我在学校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样可以带几本去读。”平生没有读过书，自己也识字，所以对于书本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

第十一回 母亲同他到隔壁秦老家。秦老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牵出一条水牛来交与王冕，指著门外道：“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便是七沸湖。湖边一带绿草，各家的牛都在那里

打睡。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十分阴凉。牛要渴了，就在湖边上饮水。小哥，你只在这一带玩耍，不必远去。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少的，每日早上，还折两个钱与你买点心吃。只是百事勤谨些，休嫌怠慢。

他母亲谢了就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门来。母亲替他理理衣服，口里说道：“你在此须要小心，休惹人说不是，早出晚归，免我悬望。”王冕应诺，母亲含着两眼眼泪去了。

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到黄昏，回家跟着母亲歇宿。或遇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递与母亲。每日点心钱，他也不买了吃，聚积一两个月，便偷个空，走到村学堂里，见那闻学堂的书客，就买几本旧书。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阴树下看。

弹指又过了三四年。王冕看书，心下也着实明白了。那日正是夏末时分，天气烦躁，王冕放牛倦了，在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后。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象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了一回，心里想道：“古人说‘人在图画中’，其实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把这荷花画他几枝，也觉有趣。”又心里想道：“天下那有个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画他几枝？”

正存想间，只见远远的一个夯汉，挑了一担食盒来，手里提着一瓶酒，食盒上挂着一块毡布，来到柳树下，将毡布铺了。食盒揭开。那边走过五个人来，头戴方巾，一个穿宝蓝夹纱直裰，两个穿元色直裰，都有四五十岁光景，手摇白纸扇，缓步而来。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来到树下，那穿元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他想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来斟。那胖子坐着，左手拿着扇子，右手拿着酒，慢慢的吃着，吸着，喝着，慢慢的吃着，吸着，喝着。

吃了一回，那胖子开口道：“危老先生回来了。新买了住宅，比廊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得二千两银子。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子，图个名望体面。前月初才搬家，太尊、县父母都亲自到闹来贺，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那一个不敬！”那瘦子道：“县尊是壬午举人，乃危老先生门生，这是该来贺的。”那胖子道：“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而今在河南做知县。前日小婿来家，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这一盒就是了。这小婿再去，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去晋谒晋谒危老先生。他若肯不乡回拜，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那胡子说道：“听见前日出来时，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手走了十几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方才折回去。看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

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了。王冕是天色晚了，牵了牛回来。自此，卖的钱不买书了，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且多着一张纸，就象是湖里长的，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乡间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好西，孝敬母亲。

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通透。但他性情不同，鄙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見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的

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隔壁秦老，虽然穷农，却是个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见他长大，如此不俗，所以敬他，逢他，照呼和他亲热，邀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一日，正和秦老坐着，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头戴瓦楞帽、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接，叔乳坐下。这人姓程，是诸暨县一个头役、又是买办。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称他干爷，所以常时下乡来看亲家。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杀鸡、煮肉款留他，就要王冕相陪。彼此道过姓名，那程买办道：“这位王相公，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么？”秦老道：“便是了。亲家，你怎得知道？”程买办道：“县里人那个不晓得！因前日本县老爷吩咐，要画二十四幅花卉扇面送与上司，此事交在我身上。我闻有王相公的大名，故此一径来寻亲家。今日有缘，遇着王相公，是必费心大笔画一画，在半个月后不多索取。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一并送来。”秦老在傍，着实嫌恶。

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只得应诺了。回家用心用笔画了二十四幅花卉，都题字诗在上面。程头役奉过本官，那知县问出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程买办扣克了十二两，将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将册页领去。那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送与危素，作根向之礼。

危素受了礼物，只把这本册页看字又看，爱玩不忍释手。次日备了一席酒，准时知县来家致谢。当平寒暄已毕，酒过数巡，危素道：“前日承老父台所惠扇页花卉，还是古人所画，还是现在人画的？”文天祥进阶，卓小工等不赞成，即推举大晏王冕。不又一时知县不敢隐瞒，便道：“这就是打生括下一个乡下农民，叫做王冕，年岁也不甚大，想是才学画绝笔，难入老师的法眼。”危素叹道：“我学生出门久了，未尝有如此贤士，先生不知，何为不识。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见识大是不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

时知县道：“这个何难？门生出去，即遣人相约！”他听见老师相爱，自然喜出望外了。若说要辞了危素回到衙门，差翟买办特作帖子去约王冕。王冕道：“我既蒙先生厚遇，怎敢不从。但老爹不甚安乐，好容易在外天地打捞出来，他带病，王冕笑道：“都是起动头翁，庄源县庄老爷，说王冕乃一介农夫，不敢求见，这尊帖也不敢领。”翟买办呆了一回，翟买办变了脸道：“老爷将帖请人读，敢不去！况这件事原是我照顾你的，不然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道理，见过老爷，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如何走到这里？你也不见你一杯水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见，是何道理！叫我如何去回报得老爷？难道老爷一县之主，叫不动一个西施么？”翟买办道：“王冕道：“老爹，你有所不知。假如我为那事对老爷拿票子转我，我怎敢不去？如今老爷来请，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愿去，老爷也可以相谅了。”翟买办道：“你这话说的是甚蛮话！票子转书倒要去，帖子请着倒不去？这不是不识抬举了！”秦老劝道：“宋玉相公，也要，老爷尊帖子请你，自然是好事，你同亲家去走一回罢。自古道‘不灭门的知县’，你和他攀些甚么？”翟买办道：“王冕道：“秦老爹，头翁不知，你是听见我说过的话，不提那魏王、淮柳的故事么？我是不愿去的。”翟买办道：“你这是拿程母与我做齐明章甚么话去回老爷？”秦老道：“这个果然也是两难。若要去时，王冕又不肯；若要去不去，亲家又难圆活。我如今倒有件法子，不要说王相公不肯，只说他抱病在床，不能起来，一两日间好歹就到。”翟买办道：“害病，就要取四等的甘桔！”

翟买办争论了一番。秦老整治晚饭与他吃了，汉卿叫了王冕出去问母亲秤了三钱二分银子，送与翟买办做差钱，方才应诺去。

了。回覆知县大人裁决，上出刑部，批下密旨，前是这样答道：知县心里想道：这小厮那等害甚么病？想是程家这奴才，走下乡狐假虎威着实恐吓了他一场，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害怕不敢来了。老爹既把这个人耗我，我若不把他就叫了来见老师，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他，他看见我笑脸面，断不是难为他的意思，自然大着胆见我，我就便带了他来见老师，却不是办事勤敏？”又想道：“一个堂堂县令，屈尊去拜一个乡民，惹得衙役们笑话？”又想道：“老师前臣口气，甚是敬他，老爹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周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半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甚么做不得！”当下定了主意。

次早，传齐轿夫，也不用全副执事，只带八个红黑骡夜役军卒，翟买办扶着轿子，直下乡来。村子里人听见锣响，一个个扶老携幼，挨挤丁看。轿子来到王冕洞口，只见七八间草屋，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翟买办抢上几步，忙去敲门。敲了一会，里面一个婆婆，拄着拐杖出来说道：“不在家了！从清晨晨宰牛出去放牛，尚未回来。”翟买办道：“老爹亲自在这里等你家儿子说话，您的慢条斯理！快快说在那里，我好去传！”那婆婆道：“其实不在家了，不知在那里。”说毕，笑着门进去了。

说话之间，知县轿子已到。翟买办跪在轿前禀道：“小的姓王，不在家里，请老爹驾到公馆里略坐一坐，小的再去传。”扶着轿子，过正殿后，来到东边游廊，见廊柱上挂个权杖，重达二三十斤，后横七竖八几根窄田埂，远远的牛面大塘，塘边都栽满了榆树桑树，塘边那一望无际的几块田地，又南北一座山，虽不甚大，却青葱，树木堆满山上。约有十里多路，微风叫呼，还听得见。知县正走着，远远的有个牧童，拽着水牯牛，从山嘴边转了过来。

程买办赶将上去问道：“秦小二汉，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那里饮水哩？”小二道：“王太叔么？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这牛就是他的，央及我替他赶了来家。”程买办如此这般禀了知县。

知县皱着脸道：“既然如此，不必进公馆了！即回衙门去罢！”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怒，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惩一番，又想恐怕危老师说他暴躁，且忍口气回去，慢慢向老师说明此大不敬抬举，再处置他也不迟。知县去了。

王冕并不曾远行，即时走了来家。秦老过来抱怨他道：“你方才也太执拗了。他是一县之主，你怎么这样怠慢他？”

王冕道：“老爹请坐。我告诉你：时知县倚靠危素势，要在这里欺虐小民，无所不为。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相与他？但他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谗；危素老羞成怒，想要和我计较起来。我如今辞别老爹，收拾行李，到别处去躲避几时。只是母亲在家，放心不下。”

母亲道：“我儿，你历年卖诗卖画，我也积聚下三五十两银子，柴米不愁没有。我虽年老，又无疾病，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时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难道官府会拿你的母亲去不成？”

秦老道：“这也说得有理。况你埋没在这乡村镇上，虽有才华，谁人是识得你的？此番到大邦去处，或者走出些遇合来也不可知。你尊坐家下大小事，我一切都在我老汉身上替你扶持便了。”王冕拜谢了秦老。秦老又走回家去，取了些酒肴来替王冕送行，吃了半夜酒回去。

次日五更，王冕起来收拾行李，临至早饭时恰好秦老也到。王冕拜辞了母亲，又拜了秦老两拜，母子洒泪分离。王冕穿上麻鞋，背上行李，秦老手提一个小白箱笼，直到出村口，相送到十里外。秦老手掩灯窗，站着看着他走，走的望不到了，方才回去。

王冕十路风餐露宿，九烟里大晴，七重里小晴，一径来到山

东济南府地方。这山东虽是近北省分，这会城却也人物富庶，房舍稠密。王冕到了此处，盘费用尽了，只得租个小庵门面屋，卖卜测字，也画两张没骨的花卉贴在廊里，卖与过往的人。每日向卜卖画，倒也挤个不开。

弹指间过了半年光景。济南府里有几个俗财主，也爱王冕的画，时常要买，又自己不来，遣贴个粗劣小厮，动不动大呼小叫，闹得王冕不得安稳。王冕心怀烦燥，就画了一条大牛贴在那里，又题几句诗在上，含着讥刺。也怕从此有口舌，正思量搬移一个地方，忽然来了一封书信，是他的女婿范用晦，

那日清晨，才坐在那里，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过。也有挑着担的，也有梦担内挑着孩子的，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裳褴褛。过去一瞧，又是一瞧，把街上都塞满了。也有坐在地上就化饭的，同其麻稼，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被河水浸了，田庵房舍尽行漂没。都是些遭殃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觅食。王冕见此光景，过意不去，叹了一口气道：“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了，我还在那里做甚么！”将些散碎银子散给好了，拴束行李，仍回湖心亭。

入了浙江境，才打听得危素已还朝了，那时知县也升任去了，因此放心回家，拜见母亲。看见母亲康健如意，心中欢喜。母亲又向他诉说老许多好处。他慌忙打开行李，取出一匹茧绸、一包软饼，拿过去拜谢了母亲。母亲又备酒与他洗尘。自此，王冕依旧吟诗作画，奉养母亲。母亲出卖了田地，送给了他，他也不收。

又过了六年，母亲老病卧床。王冕百方延医调治，总不见效。一日，母亲对王冕说：“我眼见得不活了。但这几年来，人都在那朝廷做官的家里有了，你趁早出去做官。做官相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事来，反为不美。我用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而瞑目也安。”王